

2012

叁

SHANGHAI
P O E T

心相和传说

ASTROLOGY AND LEGENDS

- 邱振中 心相和传说
白桦 白桦诗十四首
黄东成 难梳难理的意象
王久辛 南湖印象
孙霄兵 鹤鹑鸟的复活
李天靖 溅出眩目的雪澜
成雅明 日常纹理
史益华 曙色微亮或许谁在诱惑黎明
哈雷 昨天的旧梦抱紧霜叶
浩舸 江海和齿轮
龙彼德 “多写出一些好诗来”
崔国发 城市相薄
顾浩 新体诗五首

上海诗人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心相和传说/赵丽宏主编.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2.6

ISBN 978-7-5321-4528-7

I. ①心… II. ①赵…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32145 号

责任编辑: 徐如麒

美术编辑: 雨辰 (特约)

封面设计: 赵小凡

心相和传说

赵丽宏 主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建工印刷厂印刷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7 字数 123,000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528-7/I · 3518 定价: 12.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691115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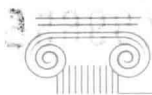
SHANGHAI METRICIAN

上海诗人

主 编 赵丽宏 执行主编 季振邦

心相和传说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诗人



顾 问 赵长天 臧建民

主 编 赵丽宏

执行主编 季振邦

副 主 编 田永昌 朱金晨
杨斌华 徐如麒

编辑部主任 孙 思

首 席 编 辑 李天靖

编 辑 路 鸿 杨秀丽
王亚岗 钱 涛
张沁茹 征 帆
张健桐 罗 琳

上海诗人

2012 年 6 月 叁

主办单位：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文艺出版社

协办单位：上海市卢湾区文化馆

编辑：《上海诗人》编辑部

地址：上海重庆南路308号628室

邮政编码：200025

电话：021—64450318

电子信箱：shsrbb@hotmail.com

shsrbbj@163.com

名家专稿

- | | |
|---------------|-----|
| 004 白桦诗十四首 | 白 桦 |
| 012 难梳难理的意象 | 黄东成 |
| 016 南湖印象（外二首） | 王久辛 |

实力诗人

- | | |
|-----------|-----|
| 018 心相和传说 | 邱振中 |
|-----------|-----|

上海诗人自选诗

- | | |
|------------------|-----|
| 023 溅出眩目的雪澜（组诗） | 李天靖 |
| 027 湖畔浅草（组诗） | 季渺海 |
| 030 日常纹理（组诗） | 成雅明 |
| 032 行走在国清寺殿堂廊溪 | 金玉明 |
| 035 曙色微亮或许谁在诱惑黎明 | 史益华 |

华夏诗会

- | | |
|----------------------|---------|
| 038 昨天的旧梦抱紧霜叶（组诗） | （福建）哈 雷 |
| 041 江海和齿轮（组诗） | （北京）浩 舸 |
| 044 敦煌莫高窟巨型卧佛礼赞（外二首） | （香港）夏智定 |
| 045 活着（外二首） | （浙江）王勤伟 |
| 047 我的尘埃，你的涟漪（组诗） | （甘肃）李继宗 |
| 050 影子越拉越长（组诗） | （湖北）夜 鱼 |

- 051 四月杂诗（四首） （贵州）吴治由
 053 最为灼烫的语言（组诗） （安徽）毕子祥
 055 梦境江南（组诗） （江苏）高 承
 058 冬天（组诗） （四川）张步伐
 061 现实（外三首） （河北）施施然
 063 越过秋天（外一首） （山东）马士国

交响诗

- 065 鹈鹕鸟的复活 孙霄兵

浦江之风

- 070 白云以优美的姿态迁徙（外一首） 百 川
 072 走向骆驼（外二章） 杨寿龙
 074 冬天的骊歌（外一首） 张仪飞
 075 无声与有声（外二首） 严建国

诗人随笔

- 076 “多写出一些好诗来” 龙彼德

序跋精选

- 082 诗在人间 赵丽宏
 083 上海诗坛：生长着的风景 杨斌华

散文诗档案

- 085 城市相簿 崔国发

- 089 树枝上布满了大叶片的神话 王西平

旧诗新韵

- 093 新体诗五首 顾 浩
 096 晚景年华 刘 章
 097 中夜吟（外三首） 毅 文

诗坛记事

- 098 “太阳是我的名字” 李天靖

社团点击

- 102 闵行诗社 陆飘、陈曼英等

诗邂逅

- 108 地铁，诗的邂逅 钱 涛

诗人手迹

- 封二 牛 汉

读图时代

- 封三 画/高震岳 诗/辛加坡



白桦诗十四首

白桦

关于诗

诗是智者心灵深处的愁怅，
诗又是虔诚信徒夜路尽头的繁星。
诗是思维中一闪而逝的蝴蝶，
诗又是雨滴中燃烧的阳光。
诗是少女视若童贞的情话，
诗又是诗人留给大地的遗嘱。
诗是永远的、洁白的雪原，
容不得一点污秽，除非是鲜血。

回 声

（缅怀黄遵宪先生）

黄遵宪，字公度，广东梅州人。1848年出生，1905年逝世。中国近代杰出的外交家、启蒙思想家、改革家、诗人。

有多少人认识您，先生？
有多少人走过先生的梦境？
又有多少人能从梦境里走出来？
提着幸存的头颅辨认昨天？

啊！横眉冷对依旧，
只多了几行血迹，
只减少了几分焦躁，
年华与幻想正随风飘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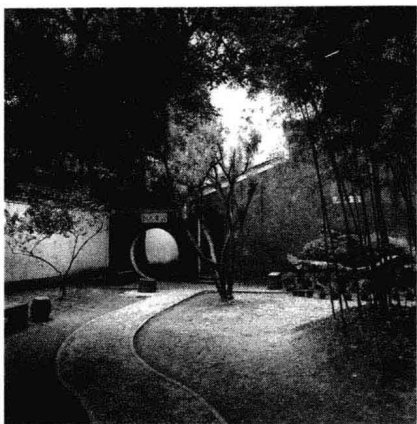
耐得住人境的寂寞，
静思于寂寞的人境。
听神州万里风雨，
依稀是声声叹息。

先生如一片惊涛，
后生如无尽浩波；
传递着悲歌的回声，
并推倒一道道沙砌的堤岸。

青藤书屋

徐渭，字文长，号青藤山人（1521——1593），诗、文、书、画、戏曲俱佳。吾曾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被逐出上海，下放绍兴乡下种稻。经常趁进城为粪船背纤之便，无数次往访徐渭故居“青藤书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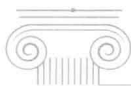
一百次负纤镜上行舟，
一百次独自拜门求见。
小小庭院落满绿阴，
只缘一株青藤遮天。



秃笔狂草，顷刻龙飞凤舞
酒壶泼墨，顿时烟水云山。
而后，先生邀我粉墨冠带，
长歌当哭、演绎三千年兴衰、恩怨。
一生坎坷潦倒，身后遗赠无价，
屡屡疼不欲生，终未死于大难。
敢问先生，将何以教我？
先生醉，笑而不答。
屋狭暮色偏早，作别；
待回顾，明眸与台门俱已虚掩。

一片秋叶

我从遥远的地方飘来，
落在一棵小枞树的脚下；
也许这是我生命的最后一个弱音，
曾经是一支长长的幸福的悲歌。
我再也不能返青了，
只会越来越憔悴。



像一颗流着血的赤诚的心，
在寒风中扑扑跳动。
我将留在你常绿的枝叶下，
任雪花漫天飞舞。
一个春天的梦，
在我心中升起。
当生命、梦和冰雪同时消溶的时候，
挂在你每一根针叶上的都是泪吗？

回 答

你们哪里知道，
你们的馈赠远远超出了我的渴求。
如果允许我为爱和感激哭泣，
我的脚下将出现一条泪河；
但我没有淌一滴泪，
因为你们需要的不是我的怯懦。
我是一只容易忘却灾难的鸟，
箭矢刚刚飞过就又唱起来了；
唱得那么欢快，似乎这世界
为了听歌才存在。
我落在你们每一个人的手心上，
像俗话说的那样：雀跃着。
如果箭矢还会飞来，很可能，
但愿别误伤了你们的手。

鲁迅逝世五十周年祭

在剧痛、颤抖而又沉睡的大地上，
有一双眼睛睁着；
仰望着清醒的、冰冷的星空，
思想在沸腾的血水里煎熬。
使人渴望疯狂的寂寞，
只有枪弹啃嚼头颅的声音。
不和谐的愤怒，
不和谐的呐喊，
一连串不和谐的强音，
在中国的上空响彻了百年。
我们是多么的幸运，
中国有了一个鲁迅！
我们又是多么的不幸，
中国只有一个鲁迅！

偏劳秋风秋雨，
跑遍长街短巷；
拍打着每一个中国人的窗棂，
讣告：一个伟大的灵魂升腾了。
只有那些不幸的失眠者听到过，
他们正越过严冬在眺望春天。
又是菊黄时节，
又是夜深人静时分；
我伫立在大陆新村九号的门外，

落叶似乎还在数着您最后的呼吸，
 间歇长得让人难以忍耐！
 真的是五十年过去了吗？
 墙外站着一个五十六岁的儿童，
 墙内躺着一个五十六岁的长者。



在阮玲玉墓前

那是一个激情的年代，
 那是一个压抑的年代！
 那是一个昂扬的年代，
 那是一个卑鄙的年代！

流言像雪花一般纷纷扬扬，
 您孤独地承受着漫天的风雪；
 让轻薄的雪片不断地飘落，
 轻得不能再轻的雪片把你压倒了。

众多爱您的人还来不及伸出手来，
 众多爱您的人来不及，来不及呀！
 来不及伸出手！来不及……
 可哪一个年代没有落雪的冬天呢？

我们必须紧紧地拥抱，跺着脚
 来抵御中国特别漫长的严寒。

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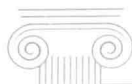
在颠簸的梦中醒来，
 大地如玉砌般洁白；
 完美得让你窒息，
 纯净得让你发呆。

惟恐惊了雪花的辛勤，
 只能用低语流露惊骇：
 永远保留这圣洁吧，
 把人间的罪恶覆盖！

可我们又渴望着，
 流亡的雁群归来；
 谄哑的泉水歌唱，
 荒芜的大地鲜花盛开。

难道这是天命么？
 善恶、美丑同在。
 雪姑娘的一番苦心，
 换来的依然是悲哀。

一片冰心化作泪水，
 泪水化作怒涛投奔大海；
 难道必须同归于尽吗？
 这个不可救药的世界！



落叶

最美莫过于你的蓦然回首了，
在新年到来的第一时间；
秀发抛向夜空，
去年的落叶还在风中飞舞。

重叠堆砌，
色彩斑斓；
焦黄枯皱，
狼藉散乱。

有的还残留着血迹，
让人心悸胆寒；
有的已经被践踏得粉碎，
让人无限哀婉。

转过身来吧！
再一次把秀发抛向夜空；
去拥抱眼前的枯树，
——它就是今年。

空椅子

繁星般密集的目光，
把一张空椅子照得雪亮；
它空得那样坦然，
平静而安详。

更让人惊喜的是，
它竟然也会歌唱；
聋哑人都能听得懂，
兴奋得把臂膀当做翅膀。

它唱的都是些什么呢？
童话、预言、梦想；
以及人人脚下都有的，
一片柔情的月光。

咏兔年元宵

当黄河还在封冻的时候，
两岸就散发着鲜花的芬芳。
兔年第一颗满月缓缓升起，
一片灯火辉煌。

恨不能把世上万物都变成灯，
让它们和满月竞相发光；
点亮了彩绘的金龙，
点亮了纸糊的凤凰。

点亮了往昔的圣贤，
 点亮了前朝的帝王；
 点亮了秦皇汉武，
 点亮了陈胜吴广。

点亮了形形色色的小白兔，
 也点亮了虎豹豺狼；
 点亮了摩天大厦，
 点亮了巍峨的厅堂。

点亮了末世的浮华，
 点亮了愚昧的荒唐；
 点亮了粗俗的虚荣，
 点亮了无知的张狂。

却忽略了荒村和田野，
 忽略了犀利的思想；
 忽略了不测的风云，
 忽略了草根的渴望。

元宵过去就会是白昼吗？
 而后又是一轮银盆般的月亮？
 我们不是猜灯谜的看客，
 难道仅仅是黯然神伤？

目送灯火阑珊，
 欣赏夜尽灯灭的凄凉？
 朋友们！我们最不该忽略的是
 没有——没有把自己点亮。

蝶

穿透沉重的积雪，
 第一线春光就刺破了茧；
 蛹在漫长的寒夜里苏醒，
 第一次翻身就引爆了雷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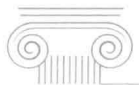
接着就是寂静中的细雨，
 泥土渐渐变得松软；
 当迎春花刚刚在溪边结蕾，
 云海上已经浮出一枝杜鹃。

蝴蝶的双翅突然展开，
 鼓动春风去呼唤群山；
 在剑刃般的蝶翅上，
 是谁绘出如此诡秘的图案。

原来春风的源头在这里，
 在蝴蝶菲薄翅膀的尖端；
 她才是不能承受之轻呀，
 在这个持强凌弱的人间。

一生想的只是衣裳，
 轻盈、艳丽、浪漫；
 极致的美和自由，
 注定她只能和花季作伴，

之后，倏然飞去，
 待举目望远；



迎着初夏的风，
她已经被夕阳点燃。

瞬息化为乌有，
令人为之惊叹；
生命竟然如此美丽！
却又如此短暂……

溪水

冰川久久地隐忍着
隐忍着重负和忧伤
终于，一颗泪珠滴落了
世界因此充满了春光

静静梳理过的岁月
曾经如死灭一般漫长
因喜极而泣
因泣涕而吟唱

终于滴泪成溪
开始漫步在芳草地上
亲吻着辽阔大地
大地为爱敞开胸膛
再自然不过了
条条溪水都面向东方
缓缓地流
缓缓地淌

再自然不过了
在花丛中边走边唱
无意间绕过一座山丘
留下的就是一座小港

再自然不过了
鲜花为灌溉者开放
在洼地里打个盹儿
醒来就是一片汪洋

一座清纯的湖泊出现了
立即就有人行船撒网
仰望天上的彩霞
俯瞰水底里的朝阳

为了给历史展示
一面勇敢的旗帜，于是
就有了舍死忘生的一跳
一条瀑布随即挂在绝壁上

条条迂回婉转的溪流
坎坷、美丽、漫长
温柔、纯净、含蓄
宁静、澹定、善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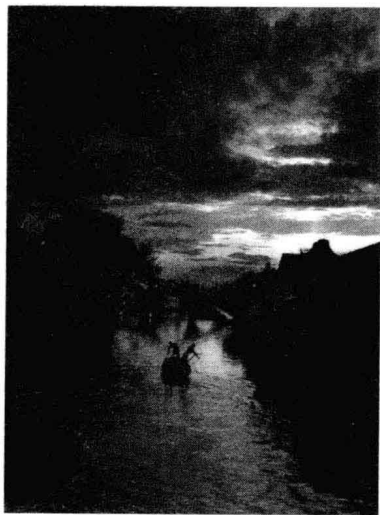
不冲击堤岸
不淹没草场
缓缓地流
缓缓地淌

没有高声喧哗
只有轻轻的吟唱
缓缓地流
缓缓地淌

当合唱声起的时候
溪流已是长江
当惊涛拍岸的时候
江河已是海洋

沉 默

此刻，你的目光正投向何处？
是那碧波荡漾的湖水么？
还是那只单腿伫立的水鸟？
或许在等待它的引吭高歌。



对于百无聊赖的水鸟，
沉默恰似一条滞流的河。
你不是也有过漫长的无奈，
和无奈的漫长沉默吗？

鹰的沉默，
兔的沉默，
蝶的沉默，
花的沉默；

山的沉默，
海的沉默；
大树的沉默，
小草的沉默；

星光的沉默，
月华的沉默。
间或也有过，
滚滚乌云的沉默。

人到暮年，您更爱
黄昏的沉默。
草原在夕阳残照中，
尽是冷峻的白色花朵。

悄悄地开，
静静地落……



难梳难理的意象

黄东成

难梳难理

风行一时的流行色，
被精彩的情节遗忘，
脱缰而去，
扔下一片空旷。

难梳难理的情绪，
被续进先锋的乐章，
节奏错位，
历史在脚下打晃。

钟声填满记忆

钟声填满记忆，
多味子溢出杯沿，
喉头甜腻，
理不顺的情绪潮粘。

岁月砰地跌碎，
到处流动着情感，
负债的年代，



一张支付不清的帐单。

人 生

石雕般的人生，
蘸水的皮鞭，
抽打着理性。

信仰，
浓缩红色的憔悴，
流出黑色的血水。

等待着今日的权利，
等来的
依然是昨日的信息。

阳光的断面

阳光的断面，
眼眸半明半暗，
风景浪迹天涯，
不可信
失去贞节的宣言。

孤独的心象，
走向世纪边缘，
荒原放牧愁怅，
任由我
漂流追踪的思念。

我要改嫁

苍白的寂寞浪迹天涯，
碎了一瓣一瓣桃花，
花纹印着女贞子的宣言：
我要改嫁。

鱼化石沉入爱河，
历史颖悟风中的古塔，
忧伤在铺陈的归期失踪——
我要改嫁。

雷电狠击黑天

雷电狠击黑天，
白光扫描，
潮汐在大海的荧屏上
裂变。

希望裂变成失望，
大海旋立成锥状，
刺不破冥顽的苍空，
天，依然很黑。

泼墨淋漓

雨云，泼墨淋漓，
濡湿了



阴晦的天空。

墨迹未干，
流淌成倒挂的钟乳石，
悬坠沉重。

沉重倾斜了画面，
大片空白处，
雨意最浓。

霉雨季节

霉雨季节，
乌云里时而吐出太阳，
从岁月的网眼
筛下
一串水淋淋的日子。

日子没有发霉

滴滴答答流下许多颜色，
生活中，
方留下那么多
缤纷多彩的故事。

纤夫

鼓突突的肌腱，
汗水，在古铜色的脊梁流动，
脚趾深深扣进岩石，
弯成一张弓。

黄河绷紧纤绳，
绷成黄肤色的纤夫，
绷成坚韧不屈，绷成一条
民族大动脉。

落日

落日葬在心里，
默默唱一支挽歌。

悼词是一丛荒草，
泪雨滂沱。

浇得荒草疯长，
隆起一冢骸骨。

骸骨在心中风化，

落日已暗无光泽。

墓 地

没有石碑，
没有铭文，
历史被荒草淹没，
走到这里，
仍感到心情沉重。

荒草遭恶风肆虐，
恶风在太阳下不法横行，
先人走过的路不该是禁区，
脚印肃穆，
升起无限崇敬。

未曾料想

未曾料想
竟在子宫里潜伏，
窃听意念。

隐藏得很深很深，
难怪这世界，
灾祸不绝。

终于分娩出一个怪胎，
吮吸母血，
出卖母体。

记忆如蛹

记忆如蛹，
孵化出
不安分的
蛾。

信念的喙
咬破
自缚的
茧壳。

纵然会在火中舍身，
也要扑向光，
将郁积在心中的块垒
倾诉。

大雨要来

天上游着水气，
河底飘着云彩，
黄蜻蜓聚集低空，
不安地徘徊。

风在岸柳凝固，
空气汗湿，柳丝不摆，
青山变成水墨画，
啊，大雨要来。